

对不起,今晚我关机

□ 辉姑娘

我曾经是个24小时不关机的人。上大学时,不关机是因为爱情。那时偷偷喜欢过一个人,于是从不敢关机,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看手机。

毕业后,上司谆谆教诲:作为职场菜鸟,任何时候都绝对不能关机,睡觉时要把手手机放在床头。

工作换了几次,似乎所有的工作都有打不完的电话,也从不关机。

好不容易熬到升职。沾沾自喜地想,好歹也算个小领导了,应该不会有那么多深夜要办的琐事了吧。事实证明我太天真。下属们常常在深夜打来电话,讲述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苦恼。

年龄渐大,就更害怕电话在睡熟后响起,那个瞬间自己心跳会猛然加剧,醒来后久久难以平静。即便如此,我依然不敢关机。

某个晚上,我与朋友把酒言欢。大约在午夜十二点的时候吧,我的电话忽然响起。我看了眼号码,居然是母亲。我接起电话问什么事,母亲在那边却迟疑着:“你……睡了吗?要是睡了我就明天再打给你。”

我笑着说没有,跟朋友在外面聊天呢。母亲似乎松了口气。我又问她有什么事,她支吾了一会儿才说出事情原委:原来她腮腺那生了一个瘤子,目前还不知是良性恶性,要住院开刀后才知道。我吓了一跳,连忙安慰她,又说明早就飞回去陪她做手术。母亲一直很满足地笑,说没事没事,我就是没忍住,想告诉你一声。

撂下电话,我简单说了事情经过,其中一位朋友说:“你母亲真是,出了这么大的事,居然还问你睡了没?还要明天打给你?”

我微怔,这才忽然反应过来。原来父母真的从未在我休息的时间给我打过电话



——除了这一次。母亲大约是真的慌乱了、无措了,她太想对她的女儿说这一切了,才实在没忍住,在午夜时分打了这个电话。然而接通的一刹那,她又后悔了,万一她的女儿此刻正在休息,那不是扰了女儿的睡眠?所以她才会问我在做什么,有没有在休息,要不要明天再打给我。

在她的眼里,她的重病,甚至比不上我的一晚清梦重要。我忽然想大哭一场。

在病房里陪护时,同事、朋友和客户都纷纷打来电话慰问。我一一谢过,然后告诉他们,从今天开始,我晚上一定会关机。我说到做到,真的每到睡眠之时,就果断关机。

我们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伟大和重要。即使接了电话,绝大多数在当时也根本无法处理。

读过一句话:每一个深夜不关机的人,

都有一份不敢言明,也不敢错过的期盼。只是那些期盼,真的值得这样的守候吗?

在这个世界上,每天的太阳都照常升起。再急的事情也会有人去解决,烂摊子也没办法在一夜之间收拾干净。

父母养你这么大,珍惜你呵护你,不是为了让你每晚忙乱不堪、心惊肉跳地活着,他们会心疼。生命如此短暂,享受阳光、空气、美食与睡眠,是多么美好的事情。

珍惜每一个晨曦和夜晚。别让大多身外的烦琐打扰到那份静谧与内心的平静安详。

如果有人对你说:今晚等我电话,我有重要的事对你说。请微笑着回答:对不起,今晚我关机。

一个电话,从来就不会比一份生活更重要。

好好爱自己。我的朋友,晚安。

家幽默

此处不宜接吻

女友打来电话,说要出差一个月,让我陪她去商场买些生活用品。

我们来到商场。转了一圈,东西买得差不多了,便找了个僻静处坐下休息,想起即将分开,都有些恋恋不舍。我说:“你到了就给我打电话,发短信也行。”女友点点头。

我望了她一会儿,说:“你要走了,让我亲一下吧。”女友眯了眼,仰起头来。我刚把脸凑上去,身后有人咳嗽了一声,是个工作人员,她看我们一眼,也不说话就走了。

我见周围再没有别人,又捧起女友的脸……身后又是一声咳嗽。原来,那个工作人员又回来了,她指指头顶一个乌亮的东西说:“拜托,我们正在测试监控器,全商场都能看到,你们别坐在探头下面好不好……”

恋爱短曲

某杂志社征文:请以最短的文字叙述你的恋爱经过。某人的文章如下:

初恋:心里眼里只有她;

热恋:妈妈叫我向东,情人叫我向西——向西;

失恋:爱人结婚了,新郎不是我。

深入浅出

儿子问:“爸爸,步枪、半自动步枪和全自动步枪有什么区别?”

父亲想了想,解释道:“步枪、半自动步枪和全自动步枪之间的差别,可以用一个比喻来形容。步枪就像你讲话的样子,半自动步枪就像我讲话的样子,而全自动步枪就像你妈妈讲话的样子。”

有什么就说

一天,来了一位客人,爸爸和客人在一边说话,5岁的儿子不停地在他们面前走来走去,想要对爸爸说什么但又不好说的样子。爸爸看到后说:“儿子,你有什么话就说,别老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的,有什么就大声说。”于是儿子大声地说:“妈妈刚来电话说别留客人在家吃饭。”

(广日)

小说连载

曾少年

(10)

■文/九夜茴

小白死了

那天晚上,在大家都看《包青天》的时候,我和秦川不约而同偷偷溜到了辛原哥的鸽子笼前。

“你……你来干吗?”秦川结结巴巴地诘问我。

“我还想问你呢!”我毫不示弱。

我们俩大眼瞪小眼地站着,谁也不先动一步。

我实在熬不住,拍了拍秦川:“哎,你也是来看小白吧?咱俩拉钩上吊,不许让辛原哥知道!”

“一百年不许骗人!”估计秦川也憋坏了,他痛快地跟我拉了钩,迅速打开鸽子笼的小插销,把小白抱了出来。

小白很听话,既没“咕咕”叫,也没乱扑腾,我就着月光,把绑在它右腿上的小纸筒拿了下来,里面有张纸条。

“写了什么?”秦川问我。

“哥,我……”

“快念呀!”

“这字不认识!……我‘什么’钱把东西买齐了,你回来了,这些都给你。”我压低声音念。

现在想想,我们不认得的字应该是“攒”,辛原哥从那时起就在过另一种人生了。可那会儿我和秦川什么都不懂,只是呆呆地站着,晚风吹过,我们一人打了一个激灵,就匆匆忙忙回家了。但我们都明白,那个自打我们出生就没在院子里出现过的辛伟哥,其实并没远离这儿。我想小白一定是他们之间的信使,辛原哥在和他联系着,兴许有一天,辛伟哥就推开院门回来了。

至于小白是怎么找到辛伟哥的,我不知道。就在我一直犹豫到底要不要跟小船哥说的时候,小船哥自己就知道这事了。

因为小白死了。

那天傍晚,辛原哥一直在房上招鸽

子,平时他只要晃一会儿竹竿,鸽子就全回来了,可是那天他在房上站了很久很久,听他奶奶说,所有的鸽子都回来了,甚至带回了别人家的,可就是没有小白。

在我记忆中关于辛原哥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在那天留下的,北京灰暗的夜色里,瘦弱的他望着天空不停地挥动着竹竿,有种悲怆的执着。

找到小白是在第二天早上。是何叔叔去倒土时发现的,我们院的人都过去看了,秦茜和我还哭了。小白是被人故意打死的,翅膀被剪断了,丢在墨绿色的铁皮垃圾桶里,白色的羽毛上沾染了灰,脏兮兮的。辛原哥写给辛伟哥的纸条被抽了出来,用图钉钉在了它的身上。

辛原哥小心翼翼地小白从垃圾桶里拣出来,仿佛它还活着。会歪着头看着我们,咕咕的叫。辛原哥将它捧在手里,一言不发转身往回走,路过我和秦川时,他微微停了一下,我以为他会骂我们,因为只有我们知道小白的秘密,可是他沒有,就那么默默地走了。

这事不是我们干的,我和秦川红了眼,疯了一样四处找凶手。秦川甚至和隔壁胡同的孩子打了一架,我还帮了忙,往那小孩的眼睛里攘了一把沙子。但还是没用,我们俩小屁孩没能找到一点凶手的影子,反倒因为打架的事分别挨了一顿揍。

那几天我才慢慢知道,辛原哥一直是被欺负的。他不像我,只被秦川一个人欺负。他被很多人欺负,有大人,有小孩,有同学,还有老师。虽然是辛伟哥犯了错,但是在赎罪的却是他弟弟。

我为辛原哥难受,也为小白难受,使劲大哭了一场。后来我和秦川一起叠了一只白色的纸鹤,悄悄放在原来小白的笼子里。可那纸鹤也没了,辛原哥把所有家伙们都送给了别人,他再也不养鸽子了。

下期关注:没了鸽子声的院子静悄悄的

纪实连载

老洋人张庆

(20)

■文/潘运明

自治军的大杀戮

寨上的李虎文万万没有想到杆队咋会有恁多人马,第一次交锋后,他深感准备不足,遂在战斗间歇时间,一面派人下寨把没有运上寨的生铁墩往寨上运,一面催促老人和妇女赶紧碾压火药。攻寨的枪声再次响起,把守东寨门的李振清,从寨门楼的南炮眼里往东边看时,突然从李家祠堂东南的牌坊方向飞来一颗子弹,正中头部,当即死亡。李致远怕影响守寨人的情绪,立即用一条苇席将其盖住。寨上人极力用炮火阻击着杆众们向寨墙靠近。胡铁匠和李小锁等人使用“鸡娃炮”连连开炮,又杀伤不少攻寨的杆众。他们配合默契打得正起劲,不料一个“鸡娃”卡在炮筒里,点火后迟迟没响,瞎火了。李虎文怒吼着:“关键时刻不赶趟儿,快点炮捻!快点炮捻!”

“鸡娃”没有弹出,李虎文不停催逼,满脸黑乎乎的胡铁匠手忙脚乱地将“鸡娃”退出炮筒,双手捧着“鸡娃”纳起闷来,当他手拿“鸡娃”,眼往里伸着看,正琢磨哑火原因时,“轰隆”一声巨响,“鸡娃”爆炸了,胡铁匠当即被炸得血肉横飞,周围人见状大惊失色,愣在那里。寨下的自治军用步枪作掩护,迅速逼近寨墙,靠上云梯,奋力攀登。醒悟过来的寨上人用土装、雁枪拼死阻挡,将滚木礮石纷纷砸下,弹尽石绝时,用大刀砍桑杈刺,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。

东寨的炮火响个不停,守在西寨墙上的人员,看到自己的防区没有任何动静,而东、南两方战事吃紧,就纷纷携械跑到东、南寨墙上助战,西寨上空无一人。这给张庆一个可乘之机,他带着一部分人马悄悄绕到西寨门,以稠密的空房作掩护,溜着墙根,靠上云梯,登上寨墙,顺寨墙往南又往东,向正在酣战的守寨人开枪横扫起来。西北高炮台上的守寨人发现有人登上了寨,用三根土制排枪进行遏阻时,寨下自治军的几十条步枪,一齐朝他们射来,未能阻挡得住。

攻城敢死队乘机鱼贯而入,从身后袭来,正打得热火朝天的南、北寨墙上的守寨人猝不

及防,顿时大乱,纷纷逃奔。三十多岁的李铁蛋、李书田、李玉秀、李银福和个头高大的“大麻子”李合玉等,仍在自己的防区前同攻寨的杆众恋战。他们用桑杈将靠近寨墙的云梯连人掀翻,将一个又一个撕开的寨墙豁堵上,朝着攀梯而上的杆众推碾石,将人砸下,云梯断裂……登上寨的杆众们见这几个人凶悍,更加恨之入骨,开始对他们追击,几个人边跑边射击。满街的杆众他们哪能应付得了,李铁蛋被追杀在当街上,李书田、李合玉、李玉秀、李小锁等全被枪杀在东寨门里。

自治军一进寨就报复性地烧杀起来。恼羞成怒的杆众们见青壮年人就杀,老人、妇女和小孩也不放过。致使寨内大部分户都有伤亡,尤其南院人伤亡最重,李国华被连刺五刀,肠子流出一地,爬回了家,后经抢救,用热鸡皮包贴,竟然又活了过来。李姓家的李国栋、李法典、李国顺、李福生、李长荣及四个号称“净街虎”的全被打死。

小炮手李水贵,为了逃命,从南寨墙上跳到李怀发家后院的麻地里,而后面紧追的三四个端着刺刀的杆众,一刻也不放松直追,待接近李水贵时,一齐出刀连刺数下,李水贵在地上翻了几个跟头,就再也不能动弹了。

杆众们披在肩上或系在腰里的形似子弹袋的灌袋都派上了用场,他们每到一处,专拣金货、银货及贵重物品往里装。

自治军离开余庄寨西行,准备攻打洛宁县城,行进到东大庙时,派王协到东关一带探听县城守备情况,王协骑马打探情况时,正好遇到个老太婆,他大声问道:“城里的‘水鸭子’(机关枪)多不多?”

老太婆以为他问的是河里凫水的鸭子,便随口答道:“城里水鸭子多得很,数也数不清,差不多家里都有。”

王协回马报与张庆、张得胜,两人打消了攻城的念头,率杆队绕道从北寨上坡,往陕州方向疾进,而李鸣盛和王振已把目标指向观音堂火车站。

下期关注:俘获洋人工程师